**金剛經講的幾個要點**

文/史宗明

一，金剛經一個核心

“'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'，佛認為古往今來一切聖賢，一切有成就的教主，都是得道成道的；只因個人程度不同，因時、因地、因人差異，傳化的方式不同而已。”南懷瑾老師說。

佛的教化不僅限於勸人為善，佛教也很難歸於宗教的範疇，學佛更不是為了求保佑，求平安這些副產品。佛法不承認有“主宰”，沒有任何一人可以主宰我們的生死、禍福及賞罰。我們必須對自己所造的一切善惡業負責。即心是佛，眾生是佛，當下即淨土。沒有眾生，就沒有菩薩，也沒有佛。

二，金剛經三個要點

金剛句：說“什麼”，即非“什麼”，故名“什麼”。

離四相：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 （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）

江味農居士《金剛經講義》雲：“當知四相之相，實不外一我相。而我相之根，實發生於我見。”這裡是說，我見是無明的根。

四句偈：有兩種說法。

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“（玄奘譯本為：“一切有為法，如星翳燈幻，露泡夢電雲，應作如是觀。 ”）

“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”（玄奘譯本為：“諸以色觀我，以音聲尋我，彼生履邪斷，不能當見我。應觀佛法性，即導師法身。法性非所識，故彼不能了。”）

對比兩種譯本發現，第一個句子兩種翻譯都是四句，第二個玄奘譯本為八句。筆者據此認為四句偈應為第一個句子。另外有觀點認為，金剛經任何四句，都可作為四句偈，可以參考。

經云：“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”說明《金剛經》是如來心法，是最圓、極頓、至實的成佛之法。所以，《金剛經》的影響廣大深遠，研究、註解、受持、讀誦者無數，由此而悟道、證道者亦無數。藕益大師說：“金剛般若大旨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，足以蔽之。”“而生心二字尤為下手工夫。”“若不生心修六度，則住斷滅相矣。故余嘗謂此實相為體，觀照為宗，文字為用。舊云無相為體，無住為宗者非也。”

三，金剛經的表達方式——破有見破無見

佛雖然對語言的表意作用持懷疑態度，但畢竟看佛祖拈花能破顏而笑的畢竟只有迦葉一人，“以心傳心”並不適用於大多數人。相比較之下，以語言作為傳道之法對大眾更有效。這就引出一個問題：如何通過不可靠的語言告訴人們語言是不可信的？金剛經採用了金剛句的表達方式來提醒大眾破有見、破無見。

佛苦口婆心，以“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”的身份，告訴弟子們和須菩提說：“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”。

經云：“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（破有見），行於布施（破無見）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”

經云：“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（破無見）。”

不但要破除四相，不執著於“佛”，還要不執著佛所說的“法”，以及佛所證到的“法”。佛不能告訴我們他所見到的，但是告訴我們如何見到他所見到的方法。

經云：“無法相（破有見），亦無非法相（破無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是故，不應取法（破有見），不應取非法（破無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應無所住（破有見）而生其心（破無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菩薩應離一切相（破有見）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（破無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（破無見）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（破有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（破有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（破無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（破有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：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（破無見）。”

經云：“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（破有見）。”

破有見、破無見的句子，在《金剛經》中比比皆是，不勝枚舉。修持者當取不住兩邊之中道而行。倘有偏頗，則應對症服藥：執有者，多作空無觀；執無者，多作慈悲觀。

一般學佛修道的大毛病，不是以色求道，就是以音聲求道。佛告訴弟子這兩種方法都不能見如來，永遠不能成就。又說“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”藕益大師把偈子翻轉來說：“若離色見我，離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”兩個偈子合起來才能夠破除兩種執著，全面理解佛陀的意思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佛沒有說空，也沒有說斷滅見的空，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不是不需要修行，不是不需要具備種種功德。不是empty,是Sunyata。《無上依經》《楞伽經》言“寧起我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空見懷增上慢。”寧可持有見，不持斷滅空見，否則會生傲慢心。

四．得無所得

釋迦牟尼說法時，談及自己侍奉然燈佛的經歷。 “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”須菩提答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通過須菩提的回答可知，釋迦牟尼在然燈佛處並未修得佛法，釋迦牟尼對此也是認可的。釋迦牟尼當真在然燈佛處無所獲益嗎？是然燈佛教授無方還是釋迦牟尼學習無法？“須菩提，實無有法。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“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釋迦牟尼反复說未學得一個名為“佛法”的東西，也未有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）。但未能得到佛法的原因不在然燈佛或是釋迦牟尼身上，而是並沒有一個固定的、實在的佛法本身存在：“如來說一切法，皆是佛法，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”。被叫做佛法的事物，實際上並非佛法，只是叫作佛法這個名字。什麼是無上正等正覺？無上正等正覺不是得到什麼，而是把所有一切分別執著統統捨掉。 “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”佛法是真實的般若智慧宇宙規律真相的體現。一切眾生的心本身就具有成佛的種子。我們本心是佛，可是我們不了解。一切的妄想也是法身，都是空性，可是我們不了解。所以平常持經、觀想、禪定，最重要的就是觀我們的本性。

人認識世界的規律有兩個方向，向外是無限的，向內也是無限的。這兩種無限，可以被稱為科學，道，上帝，神，心，佛。印光法師說，天下事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法。由於事物無定性，便不能給事物命名，因為一旦命名，就符號化了。而語言本身也是一種符號。

一個修行人在不同階段的不同形象，也沒有定性，都在變化，此刻是須陀洹，下一刻可能變成斯陀含，再之後進入阿那含的階段，接下來修得阿羅漢果，最後成佛，這一切過程，都不能認為自己已經證得什麼。印光法師引《楞嚴經》雲，“不作聖心，謂己已證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,即受群邪,著魔發狂。”

五，持經功德與福德

受持讀誦《金剛經》的福德和功德極其巨大，世尊在經中反復告訴弟子。

“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；若復有人，於後末世，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，所不能及。”

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後末世，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即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菩提！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”

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”

“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德勝彼。”按照世人眼光，萬千寶物、恒河沙等身布施、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的功德難估，世尊反其道而行，認為以四句偈布施的功德大於布施滿世界七寶、布施身命、供養諸佛等的功德，並能消除罪業，來突出《金剛經》的功德福德。但世尊雖然通過對比突出《金剛經》的可貴，依然對各種布施與供養都予以肯定的態度。因此，受持讀誦《金剛經》是福慧雙修。

另一方面，“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。”不能去為了做善事而做善事，為求福德的目的而修行不能成就。我們修福德目的在希望一切眾生能夠成佛，所以我們才修福德；並不是為我而來修，而是為了廣大的眾生來修，這樣的發心就是“菩提心”。另外，有善就有惡，以別人之惡彰顯自己的善，是乘別人之惡。因此要不住相布施，不貪善，不貪惡。 （“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”）如果沒有福德資糧的積聚跟惡業的消除，就沒有辦法得到成就，信、解、行三足鼎立，缺一不可。反過來說，如果能夠具有虔敬心，同時能夠精進的修行，積聚福德資糧同時消除惡業，這樣的修行，能夠得到成就。

六，金剛經的版本與翻譯區別

我們明確一下金剛經在佛教經典中的大致位置。佛教大乘經典可分為三個時期：

第一期（截止270 AD）：般若經系，法華經系，華嚴經系，淨土經系，密教系。

第二期（截止約400 AD）：涅槃經系，解深密經系。

第三期：楞伽經系、密教系。

般若類經典約佔大乘經典的三分之一，其中《心經》和《金剛經》是流傳最廣的般若經典，對中國佛教乃至中國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。

金剛經（梵語：वज्रच्छेदिकाप्रज्ञापारमितासूत्रvájra-cchedikā-prajñā-pāramitā-sūtra）現存四個梵語版，六個漢譯版。

梵文版：馬克斯·繆勒版本，中亞版本，Gilgit版本，Schoyen Collection版本。梵文版中，馬克斯·繆勒版本最完整。

中文版: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 鳩摩羅什 譯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南北朝北魏 菩提流支 譯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南北朝陳 真諦 譯

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隋 達摩笈多 譯

大般若波羅蜜經·第九會能斷金剛分 唐 玄奘 譯

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 義淨 譯

六譯中流傳最廣者為鳩摩羅什譯本。與梵文本最能對應者為達磨笈多譯本與玄奘法師譯本。其中達磨笈多譯本與梵文馬克斯·繆勒版本幾乎是完全對應。

藏傳佛教的甘珠爾中，金剛經譯本名稱是《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能斷大乘經》，別稱《三百頌般若》。

拋去那些語法潤色上的不同，在題目上，經義上的異同，玄奘在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總結到：

“今觀舊經，亦微有遺漏。據梵本具雲『能斷金剛般若』，舊經直雲『金剛般若』。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，而分別之惑，堅類金剛，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，乃能除斷，故曰『能斷金剛般若』，故知舊經失上二字。又如下文，三問闕一，二頌闕一，九喻闕三，如是等。”

玄奘譯經時，遴選了二十多位年富力強的高僧加入譯經場，由於唐太宗對佛經翻譯的支持力度遠遠遜色於後秦姚興，所以玄奘的譯經場人員配備，不及鳩摩羅什的十分之一。譯經的順序是，先由玄奘依照梵文口譯成漢語，由筆受記錄下來，然後由證梵文的高僧對照過目；無訛之後，交由證義的高僧審查；不違佛經原義，再請綴文大德將文字潤色，最後交書手抄寫。經書翻譯不同於現代書籍的翻譯，其程序嚴謹到苛刻的程度。

玄奘譯本所提到的三處缺漏問題，只存在於鳩摩羅什譯本，而其餘五個版本都是三問、二頌、九喻沒有缺少。可以初步推斷可能是翻譯底本不同，而非兩個譯經場信達雅的理念不同。

另外，在鳩摩羅什譯本須菩提的先肯定後否定回答“'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'須菩提言：'如是，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'”此處翻譯上，玄奘譯本是須菩提（善現）同前面幾次一樣直接否定回答：“佛告善現：'於汝意云何，可以諸相具足觀如來不？ '善現答言：'如我解佛所說意者，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。'佛言：'善現，善戰！善戰！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，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。善現，若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者，轉輪聖王應是如來。是故，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，如是應以諸相非相觀於如來。'”其他漢語譯本與玄奘譯本基本相同，這裡均為否定性回答。

“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：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”六祖惠能聽到鳩摩羅什譯《金剛經》的這段經文時大悟，從而出家修行，得以成就。然而，此段經文在玄奘譯本是：“菩薩如是都無所住應生其心：不住於色應生其心，不住非色應生其心；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應生其心，不住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都無所住應生其心。”同樣的文字在下文還出現過一次。

鳩摩羅什以金剛譬喻智慧。而玄奘認為金剛用來譬喻煩惱頑固堅硬，當以佛法智慧破之。 “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，而分別之惑，堅類金剛，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，乃能除斷，故曰‘能斷金剛般若’。”

《金剛經》在講完一段義理之後，會安排一定篇幅來說明受持該經的功德。鳩摩羅什譯本最常見的一句話是“於此經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”，意即信仰《金剛經》的義理並自己讀誦，還為其他人解釋。玄奘譯本為：“於此法門，乃至四句伽陀，受持讀誦、究竟通利、及廣為他宣說開示、如理作意”。也就是說，玄奘譯本另外又加上了“究竟通利”和“如理作意”。而這就是要求信仰《金剛經》的人不但要讀誦、信持，而且還要完全理解、融會貫通，並按照經文義理觀想體悟，達到般若經所期望的那種精神境界。可見，玄奘譯本的要求比羅什譯本要嚴格的多。這種要求與經文義理相符，而且可能與原作者的心願相合。

所以鳩摩羅什所用底本可能是與玄奘等不同的梵本。 （玄奘新譯《金剛經》共9500字，鳩摩羅什舊譯只有5000字，新舊譯本各有優點。近代考古發現，羅什與玄奘二位所翻譯的《金剛經》原本均已出土，梵文文本的確不同。所以，5000字的《金剛經》，也是一種梵本原貌，並非鳩摩羅什為了諷誦方便而加以簡略。）

受限於文化背景，語法表達的差異，翻譯的文字有時不能完全傳達原文境界。在詩歌等方面提現尤為明顯。經文也是如此。參照其他漢語譯本，乃至掌握英語或梵語，閱讀經書原文，對於準確理解《金剛經》的含義是大有裨益的。歷代先賢的解讀開示，大多是鳩摩羅什的文字般若的延伸。讀譯本，即使翻譯如何精妙，始終如霧裡看花，終隔一層。從原文到古文譯本，古文譯本解釋為現代漢語，何止隔了一層！歷代佛經傳入，文化交流進步，都是靠一代代外出求法，精通外語的人們溝通，傳入不同國家的智慧得來。金剛經說“所有眾生，一切諸心，如來皆知。”如來有五眼（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）。學佛乃大丈夫事，心量宜放廣大，因此我們對待各國一切平等智慧知識，也應有開放態度，理法不能探求其源始終不能放棄。

七，做人與做佛

太虛大師、南懷瑾老師都教化大眾，先學做人。能把儒家四書五經做人之理通達成功，學佛一定成功。

因為眾生的心性是無始劫來的，至今從來沒有壞過、沒有損傷過。一切的佛、菩薩也都是經過無量劫的修行成佛。心性就好像是一顆種子，藉由這個種子加上適當的因緣就可以開花，就可以結果。 《大學》提出“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”“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”《中庸》認為“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”無論作何修行，都是對行為的修正。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鍛煉。

從世間法來看，眾生是不圓滿的，看起來好像我們必須要清除我們的業障以後才能夠成佛。但是從佛法看，眾生原本具足圓滿的佛性，只要把佛性完全張顯出來就是佛。做人的修行和學佛的修行是一致的，“無有定法”，無論什麼方法修行，心性圓滿的時候就是佛果。

八，佛法與醫學

中醫、西醫，運用合理，都是佛智；內科、外科、婦科、兒科，手術、藥物等等，該用什麼方法用什麼方法，不該用的不用。學佛與學醫都是救人身心，操作起來如同兵法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查。

針灸扎對穴位，身體就不痛了。不痛不是針鋒利，而是自身氣血走通了。用藥治病也不是一味壓制疾病，是輔助恢復身體的正常狀態。人體的血壓，血脂，血糖，數不清的指標，如果想完全用藥來控制，需要多少藥？ 《黃帝內經》曰：“謹熟陰陽，無與眾謀。”所以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有認識身體和疾病的智慧。

佛說法是智慧的傳授。佛度盡一切眾生，說沒有度人，自性自度，個個是佛，只要平實地去做。怎樣平實地去做呢？金剛經開宗明義，穿衣、吃飯、洗腳、睡覺，就是規規矩矩做人，老老實實做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 “解空第一”的大弟子須菩提尊者向佛請教問題之時，佛已經說完了。用力了不是，放縱了也不是。 《黃帝內經》開篇《四氣調神大論》，介紹養生的觀點和方法，全書並不著眼於疾病治療，反而更教給學者一種世界觀、人生觀，如何根據四時調整生活，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。

佛是大醫王，他向弟子保證“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。”並說《金剛經》這味“藥”的效用有：破妄、除執、生福、滅罪、消業、出苦、證菩提。有是病，用是藥。 “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。”同理，醫用一切藥，為治一切病。若無一切病，不用一切藥。

九，人生得自在

我們現在為什麼是凡夫？因為具有凡夫的生命品質，即無明、我執、貪嗔癡。佛陀為什麼是佛陀？因為具備了佛陀的生命品質，那就是大解脫、大自在，那就是無限的慈悲、無限的智慧。學佛的過程，是改變生命品質的過程。

南懷瑾老師報告說，年輕時每日誦持金剛經，經驗上知道，感應力量非常大，非常大。筆者每日誦持金剛經7年，對於學習、生活深受裨益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為什麼古代文人對《金剛經》等經典情有獨鍾？首先因為這些經典可以幫助他們透徹世間真相，釐清物我關係，知道自己在這個世間如何定位，如何自處。 “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”當我們真正能以這種智慧來審視事業、情感、家庭和人際關係時，內心就會多一些超然物外的豁達。在這樣的心態下，我們一樣可以積極開拓事業，一樣可以承擔家庭責任，一樣可以處理人際關係。當所有這些不再對你形成乾擾，人生才會因此自在。

參考文獻：

[1]美國佛教會電腦資訊庫功德會 Electronic Buddhadharma Society （EBS）藏經閣（http://www.baus-ebs.org/sutra/fan-read/007/index.html）

[2]李利安。《金剛經》玄奘譯本對羅什譯本的補正作用(http://culture.pkstate.com/jingshu/23.html)

[3]江味農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(http://www.baus-ebs.org/sutra/fan-read/007/53.htm)

[4]黃念祖。金剛經一滴(https://bookgb.bfnn.org/books/0043.htm)

[5]湛然。金剛經精解(https://www.cfolu.com/301jgj.html)

[6]南懷瑾(2002)。金剛經說什麼。上海市：復旦大學出版社